

我的工友俞吾金

何云龙

曾任教复旦大学的俞吾金先生英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每当从报刊上看到写他的纪念文章总是引我浮想联翩。在我看到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他曾在电力安装单位做过十年工人的经历。正巧，那十年我与他朝夕相处。如今我年届八十回忆往事，可让大家了解这位哲学教授多彩人生的一个侧影。

在动荡年月，我们上电一处奉命开赴渡口市（今为攀枝花市），参加渡口电厂的大会战。一天，工地来了一批小青年，俞吾金在其中。他在锅炉工地钢架班，每天必须戴上安全帽，系紧安全带，攀爬到百余米高的钢架作业面上工作，非常辛苦。钢架班与我所在的辅机班在同一个工地，常有交集。从上海来的这批小青年不太适应野外作业，叫苦不迭。比起上海，那里的伙食更为简单，白菜、茄子为主，少有荤腥。大家每次探亲都带些罐头和糕点回来，从不见俞吾金带食品，他的箱子里总是装着一摞书。

钢架班的工作是把一件件庞大的设备或部件吊装到钢架上固定。俞吾金话不多，遇到不懂处会勤快地询问老师傅。我大他十岁，他总是叫我“何师傅”。在工地干活，二三个人组成一档，有一只工具袋，“潜规则”是学徒背。袋里大小榔头、扳手、凿子等加在一起挺重的，这个苦差小青年们都不愿意接，但俞吾金每次都抢着背。

渡口电厂工程结束后，我们转战上海高桥发电厂。俞吾金表现突出，被选为工地团支部书记。那时大伙儿住集体宿舍，晚上工友们三五一群，喝酒或打扑克，自得其乐。俞吾金挨个去青年宿舍找他们聊天。厂里规定团支部每周可有一天脱产做团委的工作，可他从不。他与青年们相处融洽，他看书多，知道的事就多。那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俞吾金就给大家讲关于联合国的事，青年们听得津津有味。他总带个小本，上面记着不少生僻字，如“脚踏”“静谧”等，还有不少名人语录。

有一年夏天，我们在闵行电厂施工，团委、工会组织畅游黄浦江。没想到俞吾金平时文质彬彬，却是游泳高手。一个猛子扎下去，很快就游到对岸奉贤渡口附近，还游了几个来回。见我坚持游着，他说：“不要急，慢慢游”。上岸休息时，他把毛巾递给我擦身。他处处照顾着我，让我挺不好意思。我国第一台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望亭工程期间，指挥部办了一份《安装战报》，物色编辑人员，俞吾金是不二人选。他挑起这份简报的采编重任，白天穿着工作服深入工地采访，晚上写稿编稿，第二天就印出来。

那年单位有一个推荐工农兵上名牌大学物理专业名额，领导研究后决定让俞吾金去。可他坚持不去，大家替他可惜，他平静地说：“这个专业我不喜欢。”可见他是有主见的人。

恢复高考后，俞吾金第一志愿是复旦哲学系，果然金榜题名。他学业有成，留校任教，后任哲学系主任、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

我有次去看他，他热情留饭，还一个劲地称我“何师傅”。有一次原单位请他作报告，有人觉得他“衣锦还乡”，但他还是他，还是那样浅浅地笑着。

已经记住你

顾士忠

小区东大门旁有一道侧门，大门不常开，行人都从侧门出入。侧门很窄，仅容一人骑电动车驶过。我每次骑电动车进出小区，到达侧门前时，只要看到对面有人过来，我都下意识地停下来，让对方先过。

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走到小区侧门前时，见前方一骑着小型电动三轮车的老人正朝门外驶来，我赶紧停下来，让老人先过。没想到，老人在门内也停下了，他笑呵呵地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先进来，大声地说：“我退休了，闲得很，你们年轻人事情多，赶紧回家吃饭。”于是，对老人说声“谢谢”后，我先进门。走过老人身旁时，他突然笑眯眯对我说：“年轻人，算这一次，你已经让我四次了，我已经记住你啦。”

老人的话让我倍感惊讶。在这寒气沁人的深秋，望着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心底涌起阵阵暖流。

七夕会

信手拈来的作品。或者也希望更多人欣赏自己的杰作吧，小女生的心思可不好猜。是什么促使我写这样一篇小文呢？就在今天，我在书架间看到郭德纲的书——《郭论》，从中翻到一个别致的书签。普通白纸，裁剪成扇形，大小刚好藏于书中，右面用黑笔竖着写：“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遮满了天。”乃是《探清水河》里的词，郭德纲徒弟唱得火。字体娟秀，看得出是用了心，认了真的。这不算什么，别致在左半边。

扇面的左半边是两朵桃花。真桃花。干的。粉淡淡的，颜色由花蕊向四周散去，愈来愈淡，水墨一般。花下是一截三四厘米长的细桃枝，顶端带着欲开的嫩芽。时间凝固，桃花、桃枝成了标本，被塑封成了一幅桃花怒放图。这幅图成了别样书签，赏心悦目。

什么是美好呢？我发现了。在书里，也在人心里。

上海人的社交

羊郎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社交是排在生存和安全之上的一种人类需求，其实也是人的本能，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一种生活行为。作为人的需求，社交于人群而言虽然有其共通性，但有趣的则在于其差异性。

社交的习惯方式路径多种多样，其背后还是文化使然。海派文化的社交虽然也喜欢热闹但暗藏效用，即使比较喜欢小众，但也不失包容。有时候即使是朋友相邀，如果不合自己胃口，也会来一句“有啥意思啦”。当然有时候为了避免不讨喜，尽管本人不乐意也要随大流，捣捣浆糊表示合群。过去石库门里的人家蜗居一隅，可是为了生计，一般大热天都在家里沐浴，到了冬天双职工家庭还可以到厂里去冲冲莲蓬头，没有工矿企业家庭背景的，即使拎一只煤球炉子到房间里沐浴也冷得刮刮抖，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拿出一角几分洋钿到混堂里去。出了铜钿去混堂不能只是洗澡，尽管混堂里有熟悉的擦背、敲背、修脚的师傅可以搭讪，但毕竟冬天里野混堂是难得享受，邀上三五好友一道去，这种社交显得别有洞天。混堂里雾气腾腾，亲朋好友一起袒露胸膛，赤诚相见，闲聊家长里短，前坐往事，好不惬意。

现在在我们每个社区几乎都有了社区活动中心，也给了上海人社区交往的空间，大家在棋牌室里斗地主、搓麻将、跳操、唱歌等，娱乐加社交，一举两得。而在没有社区活动中心的过去，小菜场也具有社交场所的功能。在上海人看来，一家人不开火，不到菜场买菜就不像过日子。菜场人多、嘈杂，但乱而有序。在那里人无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目标一致，话语投机，相会老朋友，认识新朋友，菜场具备了作为社交场所的一切特质。在这里买菜人和卖菜人攀亲带故，称兄道弟，甜言蜜语，既有真诚的感情联络，也有暗中的斗智斗勇，讨价还价，以求得一个公平价，挑挑拣拣，无非是希望买到便宜的菜。鱼虾新鲜一点，小排骨上的肉多一点，后腿肉上切下来的肉丝精一点。一圈兜下来，既买到菜，感受了人间烟火气，又得到了社交的乐趣，一带两便，符合上海人的实惠。

想当年，在没有家庭空调的岁月里，上海人马路上乘风凉曾经是外国来宾眼里的一道风景线，当时确有不解风情的外宾好奇地问过：这是不是上海人喜欢的社交方式？真可谓当时的老外只看到宝宝乐，不知宝宝心中的苦。不过回想一下，乘风凉的确也算是上海人的社交生活。天上凉风起，邻里共此时，小朋友可以在一起嬉戏，大人们有空一道游山玩水，时光悠悠，无拘无束，游心物外，这样定时定点人的社交方式在过去实到一起来了，目标一致，话语投机，相会老朋友，认识新朋友，菜场具备了作为社交场所的一切特质。在这里买菜人和卖菜人攀亲带故，称兄道弟，甜言蜜语，既有真诚的感情联络，也有暗中的斗智斗勇，讨价还价，以求得一个公平价，挑挑拣拣，无非是希望买到便宜的菜。鱼虾新鲜一点，小排骨上的肉多一点，后腿肉上切下来的肉丝精一点。一圈兜下来，既买到菜，感受了人间烟火气，又得到了社交的乐趣，一带两便，符合上海人的实惠。

想当年，在没有家庭空调的岁月里，上海人马路边看边聊



边看边聊

在是石库门里的上海人量身定制的。搞收藏，淘古董、逛邮市市场等是比较有腔调的上海人社交，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或一起去市场，或相邀家中欣赏刚从市场里捡漏淘到的稀罕物，或在茶馆里细侃收藏宝典，闲聊收藏的闲事趣闻。这种社交长知识增感情，又能丰富自己的收藏。当然，摄影、钓鱼、研习书画，甚至于研习律诗绝句，以诗会友的社交群也活跃在上海民间的角角落落。这些社交不讲究闹猛，讲究的是专业，不讲究交友广泛，讲究的是懂行，所谓轧啥个道，做啥个事体，道

不同不相谋，只想凑热闹的人是进不了这个圈子的，即使进去了也呆不长远。

公园一向是上海人的社交场所，这几年很多公园免费开放了，不用买门票或门票，所以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常日子，公园里都人气十足，而且都有固定的圈、固定的群。健身的有老有少，以拳会友；喜欢吹吹打打的人也会在公园相聚，寻找知音；广场舞成了公园的标配，在世界上已然小有名气的大妈是公园当然的主角。笔者得闲在复兴公园散步，看到曾经走红聊天角依然人气不减，话题囊括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世界风云、国家大事等一应俱全。湖心亭旁更有三五成群的牌技高手切磋牌艺，从太阳高照到日暮黄昏，及至华灯初上仍然兴犹未尽，乐此不疲。现在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熟练于网络社会的社交，手机里面拉群就像拉面一样越拉越多，即使几个朋友聚会，没有一个离得开手机的。他们不停地在实体社会和虚拟社会里交错出行，脑不停，嘴不停，手不停，时空轮转忙得不亦乐乎。时光荏苒，新老交替，当今天的年轻人成为老年人时，不知道他们又会演绎出什么样的富有上海特色的社交方式？



奏乐图 (油画) 叶圣琴

从战士到作家

姚华飞

西北农村，一个六岁孩子，打着一只灯笼，在父亲的陪伴下，从村西头走到东头，走到护城河的岸边，敲几声锣，喊着：“雪花妈妈，回来吧！……”然而病重的母亲还是没有被唤起，妈妈永远地走了。那打灯笼的孩子就是我，母亲去世时，我只有六周岁。在我初中二年级期末考试时，一个邻居来学校告知我：“你父亲病重。”第二天夜里，和我相依为命了15个春秋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我成了孤苦伶仃的孩子，之后就靠变卖家具和生产队的棉花交学费，读完了初中课程。

还来得及领初中文凭，我就去西安做工。当工人第二年又应征入伍。在部队，我几乎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巴尔扎克以及鲁迅、秦牧、杨朔、田汉等著名作家的写作精神。高尔基说：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它既可能熄灭，也可能燃烧起来，而使它成为熊熊烈火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再劳动。鲁迅先生说：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田汉的最后遗言是：我只有一个愿望，即使把我关进监狱，也给我留下一支笔，让我写作吧！写作是我最大的愉快和幸福。这些作家的作品和写作精神一直鼓励和鞭策着我这个从农村到部队的战士，不论战备和业务训练多么紧张，我都不忘读书和写作。

那时，不少名著是借不到的。军部图书馆的小魏冒着风险悄悄将《少年维特之烦恼》借给我，说只能借一个晚上。我看了整整一个通宵，还做了书摘，第二天一早将书还回到图书馆。得到小魏的信任，后

来他借给我不少好书。写作也是这样，有时报社急需部队稿件，就要想尽各种办法完成。有一次，上海一家报纸需要部队备战新闻，我接到任务后，立即冒雨赶赴海边阵地采访，连夜写出稿件送到报社，还和编辑一起改稿到深夜，待我赶回营区已是第二天早晨。我听到早新闻播报的正是这篇稿件，又拿到当天报纸一看，这篇报道被排在头版头条。因为有这样的读书与写作精神，我在部队年年被上级评为优秀作者、通讯员。

1985年，我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党的隐蔽战线一个部门工作。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无名英雄们默默地为国家利益战斗着。我被他们吸引，以真实故事为背景撰写出《不速之客》《乌龙茶香》等短篇小说和故事。后来还出版了《谍海情网》一书。拿到样书那晚我几乎整夜未眠，一个从小失去双亲、连书都读不下去的孩子出书了。而且，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成为一名作家。这些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作家艾丽丝·门罗说：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而我则想：在这片土地，只要勤奋笔耕，收获总是有的。

爱读书，喜欢借阅。因为习惯借阅，每周必去图书馆。那里真是名副其实的“书海”，静寂中，徜徉于林立的书架间，走走停停，随意抽出一本书，翻翻，读上几页，就好像品茗酌酒一般，是一种特别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享受。

这本书略显陈旧，不知道多少人借阅过，不知道上一次借阅者是何许人也；那本书是新的，不知道有几人翻阅，不知道有何人错过。不管怎样，我喜欢从封面开始，从书名开始，从装帧开始，选书像谈恋爱，有一见钟情的，更有日久生情的。

在随心所欲翻阅的时候，偶尔翻到别样书签，会心一笑。那些五花八门的书签是之前的借阅者有意或无意留在书里的，细细端详，饶有趣味。

有用财务报表做书签的。多半是从财会工作的人，扯下一张空白表做了书签，却一点也不随意。边缘极其整齐，要么是反复修整过，要么是动作娴熟、做事干练、一次成活儿。

“片片互玲珑，飞扬玉漏终。”小雪纷纷，晶莹、通透、轻盈、纯净，稀疏地、簌簌地，随风飞舞。飘落在枝桠上、楼顶上，那么微小，那么细碎，那么柔弱无力，没有一点苍茫和气势，就那么漫不经心、随意地飞舞着。

独坐阳台，端一杯茗茶，隔着窗玻璃，端详着，隔着雪花，远眺着。小雪轻敲我窗，似无声，屏息聆听，却如同一首乐曲般悦耳。

静观许久，不禁起身开窗，欲迎雪花入室。伸手去握，一丝清凉，张开手掌，却已消失了踪影，不由一丝落寞袭来，顿感无措。

远观，保持一点距离，才能欣赏到它的美，又何必一定要亲密接触？无心为之，却造此结果，覆水难收，徒生伤感。

关上窗，以欣赏的态度观之，才突然发觉，迎面飘来的纷纷雪花，虽然终是落在玻璃上，近而不触，却依然令人欢喜。

小雪敲窗，已是清雅至极。端一杯茗茶，聆听小雪敲窗，更是诗意盎然，心若安泰，此境此意，更复何求？

小雪敲窗

尚庆海

有树叶做书签的。像我。我喜欢捡草坪上好看的落叶，夹到书里。一是因为在树下读书的时候多，十分方便。二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一片都好看。形状、颜色、叶脉、纹理，都耐看。一边感叹造物主的伟大，

一边将树叶夹在书页里，它们相得益彰。有穿衣服标签做书签的。标签上写儿童保暖衣，很典雅的色彩——橘黄加一点深棕，形状大小刚刚好，酷似书签的孪生姐妹。我想是特意将标签从新买的保暖衣上剪下，收藏起来，专门做书签之用。

有用卡通画做书签的。是一位可爱的女生吧，我猜。她画得很有神采，人物的嘴角透着妩媚与可爱。既然舍得将自己画的小画夹在书中，还回阅览室，也许说明她有许多这样

信手拈来的作品。或者也希望更多人欣赏自己的杰作吧，小女生的心思可不好猜。

是什么促使我写这样一篇小文呢？就在今天，我在书架间看到郭德纲的书——《郭论》，从中翻到一个别致的书签。普通白纸，裁剪成扇形，大小刚好藏于书中，右面用黑笔竖着写：“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遮满了天。”乃是《探清水河》里的词，郭德纲徒弟唱得火。字体娟秀，看得出是用了心，认了真的。这不算什么，别致在左半边。

扇面的左半边是两朵桃花。真桃花。干的。粉淡淡的，颜色由花蕊向四周散去，愈来愈淡，水墨一般。花下是一截三四厘米长的细桃枝，顶端带着欲开的嫩芽。时间凝固，桃花、桃枝成了标本，被塑封成了一幅桃花怒放图。这幅图成了别样书签，赏心悦目。

什么是美好呢？我发现了。在书里，也在人心里。

别样书签

郭雪强

有用树叶做书签的。像我。我喜欢捡草坪上好看的落叶，夹到书里。一是因为在树下读书的时候多，十分方便。二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一片都好看。形状、颜色、叶脉、纹理，都耐看。一边感叹造物主的伟大，

时尚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